



“历史终结论”依然成立

弗朗西斯·福山¹

编者按：最近，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发表文章，坚称他 25 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依然成立，历史的大趋势依然是自由民主制度。他坦承 2005 年以来出现了所谓全球“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的现象，认为当今世界的问题不只是地缘政治上的挑战，而且包括现有民主国家表现不佳，缺乏有效治理，体制僵化保守。文章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论断势必引起许多争议，但作者的重点在于对美国及其所代表的民主体制进行反思和剖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福山看问题的角度可资镜鉴。特予以摘译推荐。

1989 年柏林墙倒塌等事件发生以来，自由民主制依然没有真正的竞争者。

25 年前，我为《国家利益》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短文。我在文中提出，历史的演变与左派思想家的想象完全不同。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和苏联断言的那样导致共产主义，而是导致了自由民主和市场

¹ 弗朗西斯·福山是（Francis Fukuyama）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原题为“‘At the ‘End of History’ Still Stands Democracy’”，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网络版，2014 年 6 月 6 日。此为中文摘译版。

经济。我写道，历史将终结于自由，即民选政府、个人权利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相对温和的国家监控下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

今天回头来看这篇文章，显然 2014 年与 1989 年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当今的俄罗斯是一个极具威胁性的、由石油资本支撑的选举威权主义政权(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它试图通过欺负邻国夺回 1991 年因苏联解体而失去的领土。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依然保持着威权主义体制，并且抱有对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野心。正如沃尔特·拉塞尔·米德 (Walter Russell Mead) 最近指出的：老旧的地缘政治论又重回大时代中，全球稳定在欧亚大陆两端都面临威胁。

但是，当今世界的问题不只源于威权主义国家咄咄逼人，而是源于现有民主国家做得不够好。在泰国，分裂的政治结构不久前让位于军事政变；在孟加拉国，整个体制被两大腐败集团控制。许多国家，例如土耳其、斯里兰卡和尼加拉瓜，似乎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然而其威权主义的统治手段却故态复萌。其他一些国家，包括最近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仍然受到腐败困扰。

发达民主国家又怎样呢？美国和欧盟在过去十年里，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增长乏力，失业率高企（尤其对年轻人来说）。虽然美国经济已经开始重新扩张，但是发展的红利没有得到公平分配，美国政治中的两极分化和党派纷争很难成为其他民主国家的光辉榜样。

难道我的“历史终结论”是错的，或者即使没错，也需要进行重大的修改？我坚信，这一假说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成立的。但我现在也意识到，身处 1989 年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对涉及政治发展本质的很多问题想得还不够清楚。

当观察历史大趋势时，重要的是不被短期现象所迷惑。政治体制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标志是长期的可持续性，不是任何给定十年的表现。

首先，经济和政治体系在过去两代人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领域，世

界经济在产能方面大规模增加，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的这一段时间里翻了两番。这得益于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政治领域，1974 年世界上仅有 35 个民主国家，不到国家总数的 30%；而截至 2013 年，民主国家的总数增加到了约 120 个，占国家总数的 60% 强。

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与民主的扩展紧密相连。民主总是建立在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基础上，富足的、拥有资产的公民在上一代人中大大增加。他们交税，因而觉得有权对政府官员问责。世界上许多最顽固的威权主义堡垒存在于那些盛产石油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以及波斯湾国家，它们的政府可以从自然资源、而不是纳税人那里获得巨额财政收入，这被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诚然，2005 年以来出现了所谓全球“民主衰退”（democratic recession）的现象。在连续 8 年里，民主国家在数量和质量上（选举的可信度、新闻自由等）都下降了。但是，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这种“民主衰退”：虽然我们担忧在俄罗斯、泰国或者尼加拉瓜出现的威权主义趋势，但这些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毫无疑问都是独裁统治。尽管“阿拉伯之春”除了在其肇始地突尼斯之外不会产生真正的民主国家，但从长远看仍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催生更加负责任的政治。那些认为变革会很快发生的预期是极不现实的。

此外，在思想界，自由民主仍然没有任何真正的竞争者。普京的俄罗斯和里亚图拉的伊朗虽然在实践中践踏民主，但对民主思想依然顶礼膜拜。否则，何必大费周章地在乌克兰东部搞虚假的“自决”公投呢？在中东，一些激进分子梦想恢复伊斯兰哈里发，但那绝对不是生活在穆斯林国家中大多数人民的选择。

所谓的“中国模式”可能成为唯一与自由民主竞争的体制，那是一种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高水平的专家治国和技术能力与威权体制混合的模式。但是，如果要下注，说 50 年以后是美欧变得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变得更像美欧，我毫不

犹豫选择后者。有太多理由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一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上，但随着中国追求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这种高增长不可能持续下去。由于土壤和空气受到严重污染，中国已经累积了沉重的隐形负债。与大多数威权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是更负责的，然而当形势变得困难时，中国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就可能不再接受现在这种腐败的家长式体制了。如果不平等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依靠政治特权的既得利益继续扩大，那么“中国模式”只不过是一条让少数人快速致富的路线罢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满足于过去几十年民主的表现。在那些渴望实现民主的社会里，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没有能够为人民提供切实的保障：人身安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以及为实现个人机会所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民主的倡导者们着眼于防止暴政和国家的巧取豪夺，却没有花同样的时间去考虑如何进行有效的治理。

这就是 2004 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失败的症结所在。通过社会抗议上台的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将精力浪费在了内讧和内幕交易上。如果能有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上台，在基辅清除腐败，使国家机构更值得信任，那么早在普京有能力干涉之前，这个政府就有可能在乌克兰全境（包括讲俄语的东部地区）建立起它的合法性。但事实却是，这些民主力量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为亚努科维奇重返政坛铺平了道路，并为最近几个月的血腥对峙搭建了舞台。

和威权主义的中国相比，印度在民主绩效方面也存在类似的差距。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自 1947 年建国以来印度一直是一个团结的民主国家。然而印度的民主就像制作香肠那样，只可远观不可近看。这个体制充斥着腐败和权钱交易。据统计，在印度近期各类选举中，34%的获胜者有着种种刑事诉讼官司尚未结案，其中包括谋杀、绑架和性侵等严重的指控。

虽然印度存在法治，但它的程序如此缓慢和运转不灵，以至于许多原告死了

案件还未开庭。印度最高法院已积压了超过 6 万份未结案件。与中国相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提供现代基础设施或者基本服务方面——例如清洁水、电力和国民基础教育等——几乎无能为力。

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更多地关注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因而无法理解对有效政府的需求。2003 年，小布什政府似乎相信，一旦美国终结了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就会自动出现在伊拉克。小布什政府根本不明白，民主和市场机制是由一套非常复杂又相互影响的各类系统组成的，包括政党、法院、财产权和共同的国家认同等。而这些系统在发达民主国家已经演化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不幸的是，美国自身在有效治理方面也无能为力。我们的麦迪逊主义宪法有意设计出高度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以防止暴政的出现，如今却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vetocracy）。现在的华盛顿处于极化的、实际上有害的政治氛围中，政府已经进退失据。尽管美国经济仍然蕴含着奇迹般的创新源泉，但眼下的美国政府很难成为激励世界的动力。

25 年后的今天，对“历史终结论”的最大威胁，不是有一种更高、更好的模式某一天会取代自由民主制。不管是伊斯兰神权政治还是中国式资本主义都做不到这一点。一旦社会迈上工业化的上行阶梯，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就会不断增加，如果政治精英适应这些要求，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形式的民主制的出现。

问题是，是否所有国家都必然迈上工业化的上行阶梯。经济增长需要有一定的最低数量的机制为起飞做准备，包括各类可执行的契约和可靠的公共服务，这些基本的机制是很难在极端贫困和政治分裂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25 年前我没有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衰朽，这构成了下行阶梯。任何体制从长期看都会衰败，它们会变得僵化保守。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应对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规则就不一定再适用了。

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原本中立的现代制度常常被强大的政治势力所控制。在所有政治体系中，人的本性都趋于照顾亲属和朋友，这导致自由退化成特权。民主国家存在的这类问题一点不比威权国家少（看看现在美国的税法就知道）。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所说的，富人变的越来越富不仅仅是因为资本的高回报率，而是因为他们借助特权进入政治体系，利用人脉关系为自己攫取利益。

技术创新固然扩展了权力，例如信息技术使信息变得低廉且容易获得，但它们同时也削弱了低技术工种，并且威胁着广大中产阶级的存在。

尽管短期内世界政治潮起潮落，但民主理想的力量依然强大。即使我们不知道所有社会都到达终点需要多久，但我们应该毫不怀疑在历史终结的地方将是什么样的社会。

（雷少华译、归泳涛校）